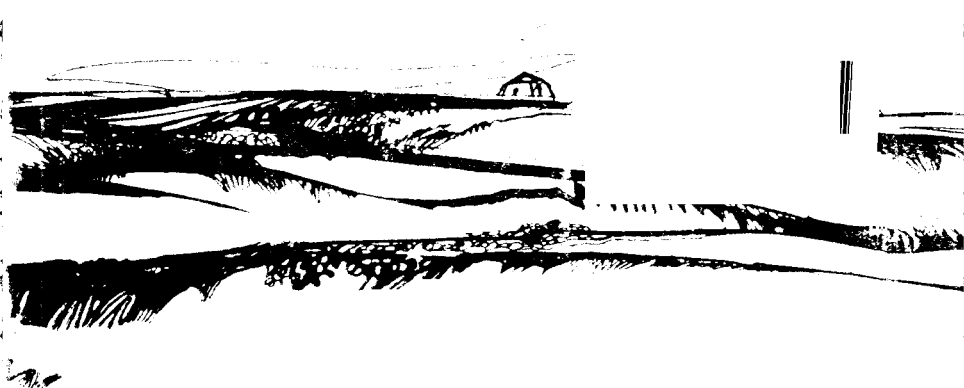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草原

扎拉嘎胡



草原雾

〔蒙古族〕扎拉嘎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内 容 说 明

六十年代初，草原人民纷纷投入建设和管理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火热斗争。在这场蒙古民族的空前壮举中，敌人的迷雾、爱情的裂痕、故友的叛逆、道德的摇摆，使他们每前进一步，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。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，塑造了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，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。

鲜明的民族特色，曲折的故事情节，优美的抒情曲调和朴实艺术风格，是这部作品的特色。

草 原 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9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9 插页 2

1977年6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10月北京第2版

1982年10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数 105,001—152,000

书号 10019·2489

定价 1.30 元

第 一 章

一

一千九百六十年的春节，恰逢立春。生活在寒带的人都清楚：每到这节气，先是从马乃乌勒盖^①开始涌动春意，跟着扩展到山野的农舍和遥远的牧村。在这美好的春节，老牧民刚刚祭洒春神的马奶酒，老天爷却又一反常态，隔三差五赶来一场又一场寒潮，侵扰这将要迎春的草原。人们望着漫天的雪霰叹息：冬天要延长，春天将迟到。跨入三月下旬，又骤然间变暖了，暖得令人出奇，太阳一出来，柔风阵阵，至到太阳西斜。

这年的春天，就在这样反复无常的气候中开始的。

一进入四月，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，残留在阴暗角落的冰雪，最后化掉了。古城墙下向阳地带的顽草，推开把它们死死地压了一冬的沙土，露出绿茸茸的头，迎着温暖的阳光和适意的春风。

从那胀鼓鼓的黑色的地皮里，浸出来的饱含着水分的浓雾，沿着路旁柳丛和窗前的杏树，向庭院的各个角落飘去。不

^① 蒙古语：我们的摇篮，指青城而言。

一会儿，庭院变得迷迷茫茫了。

浓雾等待着太阳落下，月亮上升。

一股令人几乎觉察不到的杏树皮味，与解冻的泥土味混合在一起，散发着令人陶醉的春天的清香气息。

在深蓝色的天空上边，飘游着几朵浮云。浮云被晚霞染得深红，由深红变紫蓝，就象悬在高空的葡萄树沉甸甸地坠下了它那丰满的枝叶。

风从山顶上把枯草和朽叶吹了过来，那枯草和朽叶被古老的城墙挡住了。这时刻，城墙上边的一棵开始发绿的矮柳，摇晃着干瘦的躯干，好似欢呼着新生命的来临。

哈洛昆走出食堂，嘴里还嚼着馒头。他把工人帽推到后脑勺上，额门上冒着缕缕热气。他走下水泥台阶，掏出手绢，狠狠地擦了擦额门，然后两步并一步地向宿舍走去。

他走进寝室，拉开他床头书桌的抽屉，从几本书下取出他写好封住的情书，点着火柴，烧着了。

为这情书，三天来，他睡没睡好，吃没吃香。倒不是写起来吃力，而他写完之后，又想出了更能动情的一些词句。一改再改，直到昨天才告完成。费了这么大的精力、花了这么多心血的情书，那为啥又烧毁了昵？因为刚才结束的记者会上，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喜讯。

他原想在出发前，给他一见钟情的姑娘递出情书的。不料，今天分配记者时，却把他爱上的这位姑娘分配到他们站了。天作人愿。哈洛昆拿定了主意：利用工作之便，用他的才华来吸引对方。是嘛，慕才，那是多情女子的天分！

哈洛昆烧毕情书，开始整点衣帽。他顺手从兜里掏出圆

镜子，照了照，走出寝室，来到女宿舍门前，自信中略带踌躇地敲了敲门。

“请进！”

哈洛昆忐忑不安地进了屋。

恰好高娃姑娘一人在家里。

高娃身着蓝上衣和咖啡色哗叽裤，显得适身匀称，苗条的身影，衬托出一派潇洒和敏捷的姿态。她那一缕细发下面的宽额门，闪出天真无邪而又聪慧的光辉；那黑色的眼瞳里，跳跃着迷人的神情。

她是去年暑期的大学毕业生。来报社搞了六七个月的编辑工作，如今要出去当记者了。在记者会议的二十几天当中，她那落落大方的举止和温文尔雅的风度，使得哈洛昆羡慕的眼神无暇旁顾了。这是个群鹿中的梅花鹿呀。

“你带些什么呀？我可以帮忙。”哈洛昆的脸上呈现出红潮，自惭有点讨好。

“谢谢您，我自己照料过来啦。”高娃提起暖瓶，一面倒水一面说道。

“相处时间长啦，别客气嘛。”

“不客气。我这个记者初学乍练，又是首次去钢都，一切从头学起。好在站里还有两名前辈，请多加开导！”高娃笑得那么甜蜜。

哈洛昆的胖脸上飞出魂痴神销的模样，咧嘴笑着，却不说话。

“听说，高炉上要闹个大革新，这样一来，咱们站的工作就多了。”高娃极其关心地说道。

“怕是革不了！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现在是塔林矿石与外地的富矿石混合冶炼，其中塔林矿石还不到一半。据说美国和苏联遇上这种矿石，也只能混合冶炼。可是咱们的这位革新迷异想天开。”

“我听说这方案来自总公司冶金专家嘛。”

哈洛昆沉思半天说：“也许是这样。但是炼铁厂的冶金专家不赞成，咱们可不能来个只有布达拉宫的喇嘛才会念经啊。”

“什么叫混合冶炼？”高娃并不在意对方的揶揄。

“就是把塔林矿石和另外地区的富矿石掺起来进行冶炼。眼下只能这样冶炼，一时半时不会再出现第二种冶炼办法的。”哈洛昆以讥讽的口吻说，“草原的天鹅肉是肥美的，但不是谁想吃都能吃得到啊。”

求知欲强烈的高娃，依旧认真地问：

“为什么冶炼单一的塔林矿石，要先改进高炉风口呢？”

“塔林矿石的渣水最容易侵犯风口。风口一坏，就不能送风。只有制造出适应这种矿石的风口，才能百分之百的冶炼塔林矿石。”哈洛昆滔滔不绝地说道，“现在这风口不适应。”

“现在想改进风口的，是哪些人？”

“为首的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，名叫薛宝贵。他这个人也不想，够不着屁股的手，能伸到天上吗？”

“可不要因为你自己怕狼咬，也不让别人进森林。他要干起来的话，总公司的冶金总工程师能袖手旁观吗？”

“他要在的话，也可能早就推翻了他这设想。他顺便说了个设想，便到国外考察去了。”哈洛昆激动地说道，“其实，他的设想，包括炼铁厂工程技术人员在内的很多人都听啦，唯独他一个人响应，难道别人都是聋子、瞎子、傻子？”

“薛工程师也不是马上响应的，说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提的嘛。”

“啊？你这是哈都尔的话呀。”哈洛昆睁大了惊疑的眼睛。

高娃望着哈洛昆嫉妒的眼睛，好象看见了两只螫人的黄蜂。

哈洛昆看着高娃的神色，心里一着急，鼻尖冒出了米粒大的小汗珠，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高娃神秘地笑了。

哈洛昆更加紧张，浑身都觉得热。

高娃收住笑容，沉静地说道：“听哈都尔同志说，您很有创作才能。我们蒙古人的老一辈喜欢打猎，我却喜欢起文学来了。不知老佛爷赐我个文学脑袋不？如有可能，我想给你当个徒弟。”

哈洛昆的心好似翻了个个儿。他眨了眨快活的眼睛，胖脸上闪出一丝笑纹，很不放心地问：

“哈都尔是怎么对你说的呀？”

对哈洛昆的刨根究底，天真的高娃从心里厌恶了。但为使对方不致引起什么误会，她认真地说道：“他说你写的报告文学《钢都的儿子》在报纸上发表后，萨总编辑很欣赏，便介绍给他的一位老朋友——老作家了。那位老作家就把它发表在自

己主编的文学刊物上了，同时也发表了老作家亲笔写的评介。”高娃说到这，带点讽刺意味地问，“是这样吧？”

“是。”哈洛昆说完，立即感到不对。面对这样的美人，哈都尔就一点也不动情？自打他发表《钢都的儿子》之后，他觉得他自己比哈都尔高出了一头，哈都尔当然也不甘拜下风！自此，他们俩之间的明争暗斗、尔虞我诈便开始了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俩从小建立起来的友谊，如今就象洮儿河的水，从葛根庙山旁无情地流了过去……

哈都尔准是表现假正经，开头讲了几句好听的，最后向我开了连珠炮的。对，他有嘴，我也有嘛，红口白牙，谁也不缺！但他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没弄清事实前，还不敢乱说话。尤其在心爱的高娃面前无信誉，或许就成为终身憾事。他琢磨半天说：

“哈都尔自认为是真正的新闻战士，反对记者搞创作，自称是个正统的卫道士。”

“哎，记者业务和文学修养，有共同点嘛。河水、湖水不矛盾嘛。中国和苏联的许多名作家，当年都是记者嘛。”高娃还想说几句，但看到哈洛昆急于要说话的样，便收住了话口。

“道理是这样。可哈都尔借故处处找我的别扭。”

“您早这样说，我早就会明白的。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呢？”高娃的脸上闪出直言不讳的神色说，“我喜欢直来直去。”

哈洛昆脸红了。他对哈都尔的意见越来越多。他估计，这次的记者会上，哈都尔就没有向报社领导说他的好话。按他的估计，凭他的本事，这次就该提他当记者站长，最低也得提副站长。可是一公布，不如他的人都提上去了，惟他没份。他当

记者以来，一直跟哈都尔在一起，他的情况只有哈都尔能够向上反映。好，不提就不提，我哈洛昆吞下这口窝囊气。你们不给的，我自己去争取。想到这儿，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

“我这人跟谁都自来熟。一熟了，就顺嘴胡说。我和哈都尔是知己，互相间说来气就来气，说亲切就亲切。”

这时候，小通讯员进来了。他向高娃递过去纸条说：

“哈都尔同志给你的。”说完，小通讯员就走了。

高娃摊开纸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晚七点半钟，萨总编辑找您谈话，请您准时前去总编室。

她看完纸条，歉然地笑着说：“七点半钟，我还有事情。”

嗯！哈都尔分明是向我挑战嘛。是啊，扎脚的蒺藜，初期是柔软的。一腔不满的哈洛昆，一句话没有说，起身告辞。

哈洛昆回到寝室，一头扎在床上了。他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是啊，我让哈都尔欺负得快无地自容了。

天渐渐地黑了。他爬起来，拧亮电灯，在日记本上写道：要想第一个逮住梅花鹿，就得防备别人使绊子！

二

火车隆隆地向西奔驰着。褐色的田野和青色的山峰向东退着、退着……

车厢里，在浓烈的油漆和石炭酸的气味中，一群演员放开喉咙唱着《嘎达梅林》，这只荡心动腑的歌声，震撼着车厢，使

整个车厢都活跃了起来。

哈都尔把玻璃窗户推上去后，带股冷意的春风，吹拂着他滚烫的脸。

坐在哈都尔对面的哈洛昆有点咄咄逼人地说：

“阿尔巴整天在高炉的热风高温里，在全公司，高炉的技术谁能超过他呀？”

“你这样讲的话，把安总工程师置于何地？”

“我毫无贬低安总工程师的意思。我只是说，薛工程师的方案，打着安总工程师的旗号，卖他自己的私货。要知道，阿厂长懂几种外文，研究过世界各国的冶金学。薛工程师懂得的，阿尔巴能不懂吗？”

“薛工程师不仅接受了安总工程师的方案，也作了些调查研究的，不仅跟工人，也跟专家和教授都研究过。”

“他想到的那点事，阿厂长不会想不到的。大学生的数学，能难倒研究生吗？”

“开记者会议的前夕，他跟我谈话时可没说不同意。”

“那当然了。当时他听说是安总工程师的方案，他当然说同意了。”哈洛昆终于忍不住地说道，“后来他亲眼看了你让我带回的那份薛工程师的方案，他看过后，明确的表示不同意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看过方案了。”

“是这样。他说，他要彻底抛开安总工程师的设想，他要独立自主地改革高炉的风口。他要系统地攻读中外冶金学，和金属工艺学，这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。他这个科班出身的总工程师，可不同于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啊。”

“人家有了方案他不用，却要自己来个方案。这对吗？”

“怎么不对？前年和去年，高炉产量一直上升，还不是靠他的接二连三的发明创造吗？还不是他跟薛工程师一道发明煤气倒流散放管的吗？”

哈都尔一时无话可答对了，好半天才转过脸，望着高娃有点求援地说：

“您说说您的意见。我们站里还得少数服从多数。”

高娃来到报社不久，就听到了哈洛昆在文学上的造诣。酷爱文学的高娃，对哈洛昆极为羡慕。事情有时就是出人意外，这次派记者，把她恰好分配在哈洛昆的旁边了。这使高娃向哈洛昆学习创作的兴趣更浓了。

高娃记者生涯的第一天，在他们的站里，在一件事情上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。这使高娃为难了。站里就三个人，我的一票，举足轻重啊。该投谁的票呢？她心里有点慌乱。她本意还是赞成哈都尔的主张，可她这一说，哈洛昆会不会认为我向权势屈服了呢？要第一次就被自己所推崇的偶像看歪了，那何年何月才能正过来呢？一股顽强地固执地不敢得罪哈洛昆的想法，充满了她的心胸。她克制住自己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你们俩研究吧，我听你们的。”

“我们站就三个人，你得表态。”年轻的副站长哈都尔逼着高娃说话。

高娃生气了。这是强人所难嘛，干么逼着我表态呀。她一气之下说道：

“好，那我就同意哈洛昆同志的意见。”

哈洛昆立刻挺直了腰板，轻轻地晃着脑袋，以胜利的姿态，望着脸憋得通红的副站长说：

“你听见了吧。”

“好，那就请示报社领导。”

“你不要拿领导吓唬人，你不是自己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吗？”哈洛昆指着前几排的座位，示威般地说道：“高娃同志，咱们到那边坐。”

高娃迟疑地不动地方。然而，在哈洛昆的一再催促下，终于离开了座位。

哈都尔望着他们俩，心里好不是滋味。他闭上眼睛，落入了沉思中。

他和哈洛昆是童年时代的好朋友。在那绿林、禾苗围绕着的乡野的沙滩上，他们俩曾经穿着开裆裤打过滚、摔过跤。在那雪花飞舞的严寒里，他们背着绣花的小书包，肩靠肩地温暖过彼此的幼小身体。后来，他们俩又一同到城里上中学。有年冬季，在那松涛呼啸的密林里，他们俩举起棍棒，共同抵御过向他们俩扑过来的野狼。当年，一个小黄瓜、一个窝窝头，也要两个人分着吃。就这样，他们从乡野到城市、直到故乡的解放，形影没离。一九四七年冬季，他们从当时的一所中学出来，一道奔向了革命队伍，参加了当年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当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，哈都尔根据组织的需要，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，而哈洛昆一再要求着，被保送到了大学新闻系。一九五四年春天，哈都尔被调进报社，同年夏季，哈洛昆从大学毕业，也分配到了报社。故友相遇，分外亲热了一阵。

他们俩要求着一同来到了钢城记者站。去年，钢城记者站长调离了，哈都尔被提为副站长。

根据哈都尔在高炉上调查研究的情况判断：他相信安吉苏总工程师的设想是可行的。安总工程师的设想既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，也得到了部分工人的赞许。虽说也有一些专家和工人的反对，但随着实践，后一种看法，象夏天的浓雾一样，太阳升起后就会消失的。做为钢城记者，在高炉风口革新的问题上，失去对安吉苏和薛工程师的信任，那就等于盲人骑了瞎马！

对，说服老朋友，只要说服了老朋友，高娃姑娘就会跟过来的。想到这里，哈都尔感到双肩上落下了沉重的物体，不由地缩了一下头。

三

哈洛昆走出收票口，见高娃站在收票口旁边不动地方，他也站住了。旅客们都走光了，高娃还是站着不动，一直向站内张望。哈洛昆这才明白过来，笑吟吟地说：

“哈都尔坐炼铁厂汽车走啦。咱们俩坐公共汽车吧。”

“步行吧，行李明天再取。”

哈洛昆以为听错了，不大相信地问：

“记者站离这儿二十多里呀，能行吗？”

“你怕走不动？”

一直想找机会跟高娃要畅谈的哈洛昆，听到高娃要步行，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了。“好，那咱们就走吧！”

高娃和哈洛昆齐肩走出车站前的广场和一排杨树丛，踏上了一条深色的柏油路。她边走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当年野鹿獐狍出没，如今成了车水马龙的工业城市。

这座孤零零的车站大楼，黄沙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。远远看去，恰象个沙漠中的飞来峰。然而，飞来峰的独尊的时代就要过去，众多的伙伴——商店、饮食业的楼房要陪伴它了。

柏油路两旁是一棵挨一棵的杨树。从路旁的层层沙浪看出，这里原是黄沙横行的世界。但如今，黄沙已经苍老了，疲倦了，它即将要沉睡过去。它的接替者——幼小的杨树，即将活跃在它的脊背上了。

高娃抬头远望：现在尽管不刮黄沙，而黄沙的尽处仍有一股似烟似雾的东西。在那似烟似雾的东西里，象有个黄色的蠢笨的动物在运动，弄得整个沙漠的上空变得混混沌沌。他们向前走了四五里，那黄色的蠢笨的大动物，好似疲劳后躺了下去，随着天空也洁净了。这时候，沙漠深处出现了淡淡的白雾，透过白雾，可以看见从东向西的山岭。这山岭好象是匠人的巨作，它齐刷刷地矗立在钢城的北边，透出海蓝宝石的光泽。

高娃走热了，脸上透出象小孩脸般的红晕，从衣领里钻出缕缕热气，她不停地挥着手绢。

眼前出现了丁字路口，她抢先走到丁字路口向北望去：满眼是高耸云际的烟囱，和吐着黄黑色的滚滚浓烟；浓烟缭绕着，好似翻滚着美丽的彩云；那排排红白黄色的楼房，掩映在高大的灰色的树丛中，黄色的客车、蓝色的轿车和草绿色的卡

车，在笔直的柏油路上飞驰着。这情景，就象草原上的健儿们穿着彩衣，赛着马一样。

多情的高娃姑娘看到这里，心房咚咚地跳开了。她真想能长出两只大胳膊，把整个钢城搂在怀里，高高地说声：“这是我们家乡的！”她这么想着，不由地流出了一股激动和喜悦的泪水。

哈洛昆一看高娃流出了眼泪，慌忙地问：“怎么，你一定感到寂寞了。”

“您怎么说这话？”

“你哭啦。”

“啊？”高娃掏出手绢，擦了擦湿润的眼睛，笑着说：“不是哭，是风吹的。”

哈洛昆当然不相信了。一路上，他所以沉默，原是想听听高娃情意绵绵的话的。他以为她既然提出与他一道步行，想必有话要说的，因此他一直等她先开口。不成想……他责备自己不该不说话。

“高娃同志，你别看从车站到市区还有这么长的空场地带。不久，这里要盖满大楼。那时候，塔林浩特将变为内蒙古的上海。”

“这我看得出来啦。新兴城市嘛，总不能一夜就建起来的。在这样荒芜的沙滩里建成这么大规模的城市，已经是了不起啦。倒退二十年，做梦也做不来的。”

哈洛昆边走边解着上衣的钮扣说：“对，你是很有见地的人，结识你这样的同志，感到万分荣幸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哈洛昆一看高娃不太愿意听恭维的话，他不好意思地说道：

“不是别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对安总工程师和阿总工程师的革新活动，有你自己的看法。”

高娃笑了一声。她想说，我只是想跟你学一学文学创作，所以才顺从了您的意愿。但她不愿意罗罗嗦嗦的，便说道：

“你干么对薛工程师方案那么反对，极力赞赏阿尔巴的呢？我觉得哈都尔的主张是对的。”

哈洛昆愣了一阵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觉悟过来，脸上立刻飞出了红晕。

炼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阿尔巴，是哈洛昆的表哥。在日伪统治年代，哈洛昆上小学时，阿尔巴就在日本东方帝国大学冶金系学习。偏僻的蒙古农村里有史以来出现了第一个日本留学生，犹如古代人中了状元一样，轰动了远村和近邻。山沟里的聪明人，编出许多故事来赞美阿尔巴。一年冬季，阿尔巴回家省亲，在他一来一往中，当地警察和豪绅们，特别隆重地迎送了他。那些与阿尔巴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人们，为啥对他如此热情呢？原来，他们听说，阿尔巴随身带着个裕仁皇帝亲自赠送的一把御刀。说这是阿尔巴在帝国大学考前三名而得到的。他抄这把御刀，遇上不顺眼的，当场就可以刺死。任何人无权干涉。那些警察和豪绅们，一听说阿尔巴有这么一把吓人的御刀，全都诚惶诚恐，只怕得罪了阿尔巴，白白地一命归天。为避免飞来横祸，他们便来了个出人意外地举动。

但御刀是个什么样，他们中谁也没见到，也不敢过问。过